

弘道錄

俠四

信

父子之信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

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錄曰此舜之心斷斷乎以親為必可信而無一毫之疑者也彼賊於父子之恩者皆由其始之不信是故玄宗疑肅宗之害已而後王琚之言易入肅宗疑明皇之得眾

而後輔國之諂始行子翁復申之曰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始之所見即中之所疑也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錄曰此商周之鼻祖史記於詩乎據果可信乎曰非然也詩者以意逆志而已矣夫

有匹配之賢而后有嗣續之賢此天地之常經生民之至理也古者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仁而威惠而信帝乃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稷次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又次有娥氏女曰

簡狄生契又次娥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夫以聖德如高辛而四妃為之配其生聖子乃理之必然而玄鳥之祥履武之異適然有之非謂全無人道一旦卵其卵跡其跡而遂生子也彼作詩者在於措詞之善乃

加天命二字及曲為形容名棄之意而有隘巷寒水牛羊腓字之說此作詩之常事不可以文害義也豈可從而附會之舍聖德之高辛以為之父而孜孜以神恠不經之論加於萬世之聖人其失在於不達詩

之本旨故也夫儒者以窮理為務誦詩三百且猶不達何惟乎佛老荒唐之說乎若佛氏洞脇而生馨香滿室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生而頭白之類茲錄以傳信故不可無辯

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錄曰自小弁之怨作而父子之道乖夫子之作春秋蓋傷之也然則雖以魯事而實非為魯也以為魯隱桓之禍故以書書誠哉求乎微雖然吾夫子別嫌明疑之意斯

且至矣夫夫婦別而後父子親桓之昏惑與文姜之敗度千古所未聞也史書九月丁卯昭其實也詩稱展我甥考著其微也必是為防他口公尚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然則非所以明與子之法防奪正之事

明將以正魯桓身後之惡定千古不決之疑其為世教慮方始切矣

魯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陳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俠四

三

錄曰夫周室何以東遷幽王何以見弑而春秋何以作歟皆世子之莫定也本一極而其禍至於丘墟其社禾黍其宮夷幾其身尚猶未悟一再傳而有子克之難至於子頹之禍又惠王之身鑒也及國未幾後

惑以免申生於難此其上也若守死無二以與太子共斃亦其次也既甘心矣復觀其面而徒朝弒一君焉暮弒一君焉若克者吾不知為倚惠公不能明正其罪尚以廢與為辭然則晉之刑政又何如也故夫

子復累惠公累惠公亦以其里克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錄曰孟子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子華五為太子則既受命於天為質於諸侯而鄭之君位確乎有定子

依四

六

蘭之生方且將信將疑矧又群公子之多乎乃以奸鄭見殺遂致紛紛亂逐而子臧之出奔子士之醜毒子臧子俞之早卒無愛然後石癸之說行而孔將三人之計定大官之立盟而靈襄數世之大興美豈非

天之所啓乎後世蒼龍據腹之祥雖不同俾嗚呼蘭也其馨龍也其天矣乎

楚共王無家適有鬻子五人將主莫知所從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諸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已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寔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聞韋龜屬成然焉

錄曰愚觀共王之事未嘗不嘆父背子違

不信已而信神不擇人而擇鬼不為明顯暴白之事而徇幽隱難知之謀也文克舜之天受之者以行與事示之也未聞當璧而壓之紐也彼已姬何為者我其愛惡之情未必不寓於埋璧之際而或當或否宜

依四

七

非教之以篡乎上有篡者下必有翼之者矣此楚之所以為楚而五子者始終以弒立果孰為神之所擇乎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懿乳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

苟相之史朝亦夢相協晉韓康子聘于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懿之足不良詩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襲衛國主其社稷以示史朝曰元寶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將不列

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錄曰愚觀福善禍淫天道未嘗爽也以宣

姜之亂孟懿之疾天蓋奪其嗣美然而康叔之祀不可廢也姬德之傳不可泯也雖無孟懿之夢史朝之筮能已於子元之立耶雖然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衛之諸臣可謂從善者矣卒以公孟安於居不以長

而為嫌靈公利於侯不以廢而見奪夫子於衛襄公書卒書葬其以此歟不然紛紛禍亂將不但傳之所陳而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錄曰稱壽之孝而必本於父母昆弟者蓋
壽之母猶夫舜之母也壽之弟猶夫舜之
弟也父慈而母吝則人問於其母兄愛而
弟否則人問於其弟此舜母不免於累象
弟不免於敖也壽以至意篤之以戚言動

使四

之於是父回其遺母之心母返其單子之
念三子各依其親而壽始無間于人人矣
此孔門之實行不可以莫之辯也

漢書高祖姓劉氏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
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
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頰在股
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高祖帝
縣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大矣當
如此矣

錄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極極則友
也三代之盛至於定鼎洛邑宅中圖大陽
道極矣所謂亢龍有悔者也故東遷之廢
生焉五霸之興至於三家分晉六國合縱
陰道極矣所謂龍戰于野者也故秦并之

禍作焉陰陽俱困天地之道純純殆甚故
雀而生麟馬而生角皆以賤易貴以小易
大之徵也天地之意與其擇體於貴人孰
若擇體於匹夫蓋匹夫之托體太公劉媪
猶可言也貴人之托體不韋春申不可言

使四

也則其夢與神遇而雷電晦冥者不猶巨
人之跡玄鳥之祥乎漢之受命於斯信矣
薄姬文帝母也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
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
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皋雲臺此兩
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
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懷然憐薄姬是日召欲
幸之對曰昨暮夢着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
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

錄曰媪之所夢應天啓運之兆也姬之所

夢輔世長民之符也秦與漢二代之興廢
也媪與姬一朝之始末也故各有天命之
徵焉詩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
斯者以此不然已以為類而天不降之我
以為愛而人實憎之幾何不為隱之血魂

之內乎

傷不疑之為京兆尹也有男子乘黃犢車建
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帽詣止閣自謂衛太子
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乎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
遂送詔獄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
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

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稱之自不疑之後
趙廣漢亦為京兆嘗言姦姦止邪於我底幾
至於決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矣

錄曰唐德宗時有詐稱帝母沈氏者與此

皆坐誣罔惟宋高宗時詐為永福公主帝
受而不疑寵莫加焉後雖為章太后所發
亦縱其自竄而不求治則帝之悔也甚矣
此成方遂之獄不可無傷不疑之見也
于定國之父于公自為縣史決獄平羅文法

者未嘗有所恨焉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寡無子欲嫁之終不肯姑以爲累反自縊死姑女告吏驗治孝婦自誣服獄具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者卜筮其故于公曰其勿卜

筮咎在此也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家因表其墓天乃立大雨郡中以此敬信于公爲立生祠定國以學法於父亦爲獄史以林高遷及爲廷尉甚見信用決疑平法務在哀矜鯨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始于公閭門壞里中父老欲共治之公曰必令高大可容駟馬高蓋我昔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復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至今人以其言爲可信云

張四
士

錄曰張釋之之無冤民文帝之仁也于定國之民不冤宣帝之明也其曰陰德有關子孫當興者亦君相造命使然也觀者當信諸此

後漢書廬江毛義必苦節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竊鄙之自恨其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 公府徵聘俱不至奉乃嘆曰

賢者固不可則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汝南薛包好學篤行母死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挾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信而還之

錄曰史稱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後能感於人遂以成名於後世受祿致禮於當時斯可謂能顯親也錄之陸續爲據其母治家有法適楚王英謀反事

連續詣洛陽詔獄嚴其母自吳遠顧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續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訐其故微聞母遠來不得見故悲耳因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今所餉羹非母莫能調和是以知之

蔡順少孤養母以孝聞順嘗出求新有客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獨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錄曰愚觀陸母之餉羹與蔡母之噬指可以驗天性之至信也夫中饋家之所尚屬

休子之所同惟所尚故無終食之間敢違其親惟所同故一舉足之際不敢忘乎母非若他人必待孚而後信者此也

弘道錄 終